

# 三女作家如是寫。 我城。虛幻。



廿一世紀的我城，科技先進、尊重法治精神、所有事情有規有矩。於是你以為現實就是繁榮安穩，一切井井有條？Sorry，現實是你一日唔死，一日都會有離奇荒誕的新聞。君不見青年為錢燒全屋，印備懷疑被虐待至遍體鱗傷？韓麗珠、謝曉虹和李維怡，不願意或不在意被稱為作家，但她們的確寫了小說，以不同的語言風格，述說城市的現實和荒謬。《十年。寒。笑》的導演譚孔文，讀了她們的文字，深深感受到當中的寒意，於是改編她們的短篇小說，把文字化為音樂劇場。

## 一個城市 三種角度

之所以把韓麗珠、謝曉虹和李維怡三位的作品，放在同一劇場裏，是因為她們都是香港當代女性小說家，並先後獲得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，背景相似。加上譚孔文在她們的文字中，聽到了誠實的聲音，「韓麗珠和謝曉虹文字的虛幻不真實，和李維怡小說中的寫實主義，對我而言都是一種誠實的聲音。兩者之間的荒謬和現實，其實相差不遠，甚至現實可能更荒謬。」

而住在我城，無論多想抽離這個城市，用一個旁觀者的心態去看去寫，其實都不能真正的客觀。唯有用自己的角度和文字，抒寫我城，如導演所言，「她們關心的，都很相似。打個比喻，她們三人的寫作，就如她們在同一日遇上同一個人，卻會抽取三個不同的角度和方式來寫，可能是那個人的行為、衣着、眼睛等。」在謝曉虹《畸零城市》中的幾句，「奧古的店消失後，我們便很少到那個區域去，後來才從報紙上的廣告裏知道，那條街道上已掀起了幾幢高樓，那是內部進一步收縮的新型樓宇，價錢卻貴得驚人。」不免看到幾分香港的影子。



●導演譚孔文

文：Andrea 攝：何健勇 部分圖片：Andrea、網上圖片、星島圖片庫  
鳴謝：浪人劇場（訪問相片攝自《十年。寒。笑》演前分享會）

# 我城。虛幻。與寫實



## 小說對現實的回應

小說這文學體裁，一直被古代文人鄙視，看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評語可見一二，「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語，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。」就是指小說不過是一些街頭小故事，百姓濕碎的說話罷了。如果將這句話放諸今天，哇，三個小女子寫小說，豈不是濕碎中的濕碎？《十年。寒。笑》的文學顧問董啟章卻不是這樣看，「三人的寫作風格各有特色，但都展現出對香港社會和當代都市生活的敏銳觸覺，突顯出個人和群體的種種矛盾。她們深刻的思考和尖銳的諷刺，甚至比男作家更具雄辯的氣勢，呈現出現實的荒誕生活面貌，以及個體在其中的困惑、迷失和掙扎。三種風格，三種方向，三種關注，都標示着同一個意志——拒絕向現實投降。」

韓麗珠和謝曉虹的文字想像色彩較多，但董啟章認為她們並非脫離現實，而是用另一種角度來看現實，並把現實的一些意象或特質抽取出來。「例如講到旅行的問題時，謝曉虹有《旅行之家》、《假期》，人們因為奇怪的原因，而要時不時離開自己生存的空間。韓麗珠有《木偶》、《咬群》，說人流離在不同的城市中。」這些作品都說着人們的一種流動性，而這種流動性是源自於人生存狀態，現實對自身的侵害、壓力和磨蝕，被迫要流離到另一個地方，是一個尋找的過程。好像我們時時在Facebook看到朋友在機場打卡，upload自己的boarding pass，其實也是暫時逃離香港，這個充滿壓力的我城。

而李維怡筆下的，很多都是側面的小說，如社運題材，對比另外兩位，則是一種社會性的現實，但同時亦有很多荒謬的事。她的方式，是以小人物影射社會上的光怪陸離，和不合理的事，以批判和懷疑的態度來看現實。



●董啟章



如董啟章所言，「無論是韓麗珠的奇異都市想像，謝曉虹的不安感官世界，還是李維怡的寫實主義實驗，都呈現出我們這個世代的荒誕生活面貌，以及個體在其中的困惑、迷失和掙扎。」同一個城市，在三位女性眼中，都有不同的面貌。她們獨特的語言文字，無論是魔幻還是現實，都讓我們在不同的視角，重新認識我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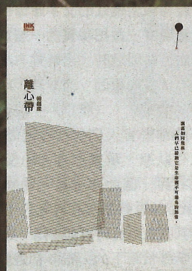


●韓麗珠

### 韓麗珠 奇異都市想像

「韓麗珠的小說不是那麼容易消化的。」在《風箏家族》的推薦序中，董啟章如此寫到，甚至說「韓麗珠比卡夫卡更讓我感到惶惑和哀愁的原因。而韓麗珠的『冷』並不無情，她的『暴力』並不血腥，她的『殘酷』並不草菅人命，她的『恐怖』並不令人毛骨悚然。」哈，嚇我唔到嘅，一於去圖書館借來看看。一讀，不得了，看完一段，往往要再看，咀嚼一番，方能似是而非地有所意會。她的文字，是魔幻亦是現實，流露一種平淡的暴力。如〈啞穴〉：「網上討論區早已出現了由不同的養貓人開設的群組……你以為是我城以忌廉哥為首，人人當貓奴？非也，原來是要「商量如何處置數目日益龐大的貓群，究竟應該把貓從窗口扔出去……還是把各人的貓交換，把牠們誘拐到海邊，待潮漲時把牠們悉數淹沒？」

又如〈隔離〉：「只有一隻完好的眼睛错过了太多客戶重要的電郵。耳膜因為曾被烏鴉嘴巴戳破，再也無法聽到別人低聲交換的流言。」寫住在二十二城的人，無故被一大群的烏鴉攻擊，並被牠們啄食眼球。而到了醫生回應記者的問題：「鏡頭轉向穿着白色袍子的醫生，他巧妙地迴避了記者的問題（烏鴉在哪一種情況下才會掠掠人類的眼球？）勸喻人們在天氣炎熱的日子要喝分量充足的開水，晚上也要有足夠的睡眠。」像極了政府高官回應記者時，答非所問的語言偽術。



●韓麗珠的《離心帶》以飄蕩症譬喻香港的人和事。

### 謝曉虹 不安感官世界



●謝曉虹

與韓麗珠一起以對寫、互寫的小說方式，寫出屬於她們的香港雙城記，謝曉虹的文字，同樣是充滿想像色彩，可是更有一種暴力感。文化評論人鄧小樺如是說，「謝曉虹的小說往往有一種語言層面的暴力感官性質，有時荒謬令人發笑，讀後有比較強力的釋放感。」

如〈吞吐〉：「教授早就聽說過第六十四城偶爾把人吃掉的事。但事件具體如何發生卻無人知曉，畢竟，那個歷史悠久的城市一直被強大的監視網像防蚊罩那樣覆蓋着，飛上半空的消息也能被秘密的獵槍打下。」城市的編號，會否讓你想起一個年份？城市的特徵，為何要是歷史悠久？消息如何飛上半空？加上以下一段：「坦克車溫柔的舌頭，如此舔走了一個青年，以及流瀉的血。有些人被消化，有些人被排泄。」可見她詩化的語言，而甚麼人會被消化，甚麼人會被排泄的隱喻，就由你自己慢慢思考了。

讀到〈咬字〉的一段，讓人黯然神傷：「在那一個冰涼如水的早上，一九九七的居民突然無法再說出一個字。」故事講到一九九七之城的居民，有一天突然再也不懂得說自己一直以來所說的語言，有些人決定move on，學習全新的一套語言，而那些堅持不學的人，則漸漸變成了孤獨的遺民。「當一九九七之城被新的城市所瓜分，各地忙着慶祝新城市的建立，煙火的聲響與光影似乎不容許城市存在一寸的空白，這些沉默的遺民便似乎更注定永久留在城市的陰影之中。就像人們後來所說：一九九七成了城中之城、光中之影。」對照現今香港，街頭熙熙攘攘的，都是普通話。何時，廣東話會成為我輩才懂的、逝去的語言？心頭一陣無以名狀的蒼涼，與唏噓。



●《雙城辭典》由韓麗珠和謝曉虹以對寫方式創作。



●謝曉虹作品《好黑》，以多個短篇探討身體與城市，以及權力之間的關係。



## 李維怡 寫實主義實驗

對比另外兩位，李維怡小說的內容更貼近現實，無論是小說所寫的人，或是所關注的事，那些場景，都是我們身邊會接觸到的，非常實在。李維怡在《字花》第20期訪問中，談到她《行路難》一書，「我的視角較多地聚焦在邊緣社群的生活空間上，尤其聚焦在那些不同程度地抵抗當權者或主流體制的人身上。……是希望呈現一些具體的社會和個人歷史，讓大家看到這些人都是普通人，同大家一樣會為兩餐、住屋、家庭而煩惱。而他們抵抗體制、抵抗主流，都是事出有因。」

如《聲聲慢》：「小碧還記得，陳太太交鎖匙那天，小碧從老爸處聽到有這碼子事，便偷偷地在樓梯口看着她。幾個市區重建局的人站在門口叫她入屋簽字，她卻一句『不入！』」收樓，市區重建，多麼實在的事情，即使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，身邊也總有朋友會遇上。「一眼瞥到旁邊孤寒陳的門口鐵閘上，貼着那個『以人為本』標誌的『此乃市建局物業』；抬頭又只見窗戶都被粗膠布貼上無數個又叉又叉，好似一個老師對某學生懷着一種特別的仇恨，幾條街猶如一份全錯的考試卷被公然示眾。」這樣的街道描寫，不正正是我們在深水埗、觀塘、旺角等舊區常見到的風景？

正如鄧小樺所言，「李維怡用極高的耐性，將各種不相干的人物從各處慢慢組織起來，互相發生關係，共同分享某些歷史時刻。人物在其中成長；前進或後退，相聚又分散。近年很少青年作者具有這樣的整體組織力。」〈聲聲慢〉描寫的人物，包括中學生小碧，跟進重建項目的社工阿芹，從小照顧小碧的鄰里曾婆婆，喜歡練書法的林財記，文具舖李太……一個個，都是獨立的普通小人物，卻能串連整個故事。



●李維怡



## 韓麗珠：是作家也可以是寫作的貓

「身分對我而言不重要，因我自己好中意寫作，所以我不介意作家這稱呼，別人甚至可以稱我為寫作的貓或寫作的筆。」

中學時代開始寫作，著有《縫身》、《灰花》、《風箏家族》、《輸水管森林》、《寧靜的獸》以及《雙城辭典1、2》（與謝曉虹合著）、《Hard Copies》（合集）等書。曾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、第二十屆《聯合文學》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。長篇小說《灰花》獲第十三屆紅樓夢文學獎推薦獎。

## 謝曉虹：寫作的人

「我願意認同自己是一個寫作的人，因我不是一個可以全時間寫作的人，所以對我而言，只有寫作才可以讓我擺脫現行生活的一些角色，作者是我可以遠離現實固有的身分的位置。」

曾獲第十五屆台灣《聯合文學》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、2004年度香港中文文學獎小說組冠軍、第一屆大學文學獎小說及散文組冠軍、個人首本小說集《好黑》獲中文文學雙年獎首獎、第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大好書，2006年創辦香港文學雜誌《字花》。

## 李維怡：文字耕作者

「作家有太多奇怪光環，我比較介意這些光環，所以我選擇自稱為文字耕作者。」

從事紀錄片創作、藝術及媒體教育及參與各種基層平權運動，現為影像藝術團體「影行者」的藝術總監。2000年獲得《聯合文學》小說新人獎首獎，文字耕作結果集有2009年的《行路難》、2010年與友人結集的《走着瞧》及2011年的《沉香》。

## 《十年。寒。笑——韓麗珠、謝曉虹、李維怡短篇小說初回劇場化》

浪人劇場把韓麗珠〈咬群〉、〈林木椅子〉及〈木偶〉；謝曉虹〈假期〉及〈旅行之家〉；李維怡〈聖誕快樂〉及〈紅花婆婆〉這七個短篇小說，配合演員、現場音樂，以及各種舞台效果，以浪人劇場的「劇」法融接成文學音樂劇場，讓觀眾一夜「寒」「笑」。

日期及時間：

1月23日及24日 晚上8時

1月25日 下午3時及晚上8時

1月26日 下午3時

地點：荃灣大會堂文娛廳

票價：\$160

